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
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
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庸不偏不倚無過
不少之名備乎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庸不偏不倚無過
不少之名備乎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令也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隨之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
性也率性之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
是則所謂道也舜禹符之也性道雖同而氣
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
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若天下則謂
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
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
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
固有者教之也故子思於此肯發明之而重
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待不然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離則違本性之謂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
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
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獨
暗處也微言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也言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雖未形而幾則已發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
若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故於舜禹而不
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
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解言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之中發皆中節德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至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體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極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強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謙而約之以至於至極之中無少差謬而無毫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學問之秘亦在人明矣。是其一體一用非有動靜之殊亦在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字也。

版於此命而引之以於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致善聲主
致善聲主



解

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中之德而又能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弛恐懼不闕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魯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效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夫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無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
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
知此道之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
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
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弊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

知將並去聲與平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

遠近之言也必察其無道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隨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
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察告以美
哉兩端謂象論不偏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
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
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
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罟網也獲獲也。罟獲也。罟獲也。罟獲也。

反。罟網也獲獲也。罟獲也。罟獲也。罟獲也。
捨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象理以求所

論語精義

卷之六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
月也。言知過而不知避，以死能擇而不能守，
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以上章大知而言又
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
奉持之貌服膺著也膺背

也。執持而著之心，智之謂言能守也。顏子蓋
知和之故，執器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
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
勇之華，天下之至德也。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
以往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
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子曰：南方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乎聲。口新寬
與乎聲。口新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
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沒

也矯強貌詩曰無矯矯臣是也倚偏著也塞

未達也國有達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

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奪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

以辨其血氣之用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

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而強者也君子之道而用其中不富強





知反 知反 知反 知反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言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類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極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口費用之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

與去聲心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如孔子不得位充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不能載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倫詩云鳶飛戾天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蘇余專反口詩大類戾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于思安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教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學上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哉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服其學近以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視所計天○詩也

稱則法也說邪說也言人觀柯伐木以為柯者故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

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能如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忠恕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

惟已及人為怨違去也如春秋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肯而去

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是以己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君子之道四丘

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卷第 鳳書 尹壘





子行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
 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
 絕句。求猶責
 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至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乎常也
 行者踐其實謹者攝其可能不足而勉則行
 盡力言有餘而詞則謹蓋至謹之至則言願
 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勉慥慥實貌言至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遠愧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見影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計
 能皆貴也而其所以誠者
 則至德存焉下章放流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
 言君子但因
 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
 當焉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
 位而在上
 位不陵下
 在下位不
 援上正已
 而行也不
 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
 聲此言不願
 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從陸

微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微命不願乎外也。微求也。幸謂所不當

黃

得而子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黃

其身正音征。工毒反。畫布曰正。撲皮曰。其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

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思字者皆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詩曰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去聲。既詩

無

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和子思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利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

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死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業。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

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

易所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無

也。齊音咨。亦合也。孰亦樂也。和子思也。子曰父

言
同
反
下
形
四
見
下
言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德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

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察也。洋洋流野。充滿之貌。能使人畏敬奉承而後見。昭著如此。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道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昭明也。蒿草鬱鬱，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者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駁。詩大雅抑之。猶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謂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也。體物如在其上，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也。小

大而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故天之所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而

而而滋息焉。培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而而遊，敬則覆。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大

罪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某意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不



受命者受天
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肅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整者則為醫
微矣曠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季其勤王季其勤王季其勤

所作為也功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

同此言武王之事繼也大王王季之父
也書云大王王季王季述詩云至千大王實始

爾南籍業也武衣甲冑之屬也武衣武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
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

王述之所起也先公祖緝以上至后稷也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
者之醫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殺

之類也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
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等也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迄於今先王緒以有天下

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禮之禮

過于上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衣薦其時食初廟天子七牀後五大夫三適

重器若周之赤刀大剗天球河圖之屬也裳

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行羔豚膳齊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大夫為昭右為

兄弟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

兄弟輩昭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

伯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樂也酬

得飲也於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禪

於其長而衆相酬善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樂

故建及賤者使亦得以中其敬也燕毛祭畢

數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

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

履也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
疾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
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皆禮志述事之意也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
不言后土者者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也
春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計
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宰言易見也此
與論語文意大同 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也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夫政猶樹也

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徒括

政在人 取人以身 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 此承

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感受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但即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故。盡。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如。人。親。親。之。義。尊。賢。之。卒。皆。天。至。也。故。又。當。如。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如去聲。達道者天下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謂同得之理也。一則謂而已矣。達道。舉人所共由。然。在。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舉。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聖之 聖之 聖之 聖之 聖之 聖之 聖之 聖之 聖之 聖之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功而一者勇也以其時而不知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而不知者故問道有發矣行道有難易密徒自勉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金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獲及輕因知難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建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偷人欲而忘遠諸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彼遇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知耻非勇然足以忘私

尹

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計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進下文九經之端也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庶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有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其身之道故尊賢大夫之道之所進莫先其修故親親大夫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大夫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於遠人懷諸侯大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國體視百姓
 猶吾子此視臣親親之別也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
 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
 謂不疑於理不惑謂不惑於事敬大臣則信
 在尊而小臣不得以謂之故臨事而不惑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
 遠人則天下之民皆從而歸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
 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威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
 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
齊制皆及去上聲達好密故並去
 聲既許氣反稟彼綿力聲二天福
 去聲朝音潮口此言九經之事也官威任使
 謂官屬家威威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嚴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如其所報乎止者如此也既讀曰儀儀稟稟食也稱事如周禮人職曰考其行所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設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請諸侯見於天子神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性薄水謂在陽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則凡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則凡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直前定則不路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路其初反行去聲。凡中亦定也路頭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之凡在下者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宜去聲從七容反口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其
實無妄而欲其其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
勉而中則必因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固執利行以下之也
之明辨之篤行之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有弗學學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為則必求其成故常
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因執之效
也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以進於明柔
者可以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
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
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
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
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
所能變是果於自
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
內語誠始許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
其文允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
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
此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
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闕文持此
或子思所刪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
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
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矣誠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
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
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及履推明此章
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
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
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
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
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
推致也由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
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誠也動者誠
能動物受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對
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
善端發見之端而悉推致之以各盡其極也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者動變之功自
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者現也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神著所以蓍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
顯如執王高罕其容俯仰之顯凡此皆理之
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為神為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適音導也誠者物之所以

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實則足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必一有不

實則雖有所為亦必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

道之在我者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如去病誠所以成己誠有以自成

則自然及於而道亦行於後矣仁者體之存

知者理之強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

時措之亦行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不息則久久則微

於中矣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於外者蓋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

廣博而博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中庸

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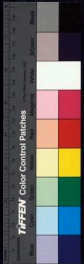


委撰

以成物也以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此言聖人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也見微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遺曰絪而巳不貳所以其也誠故不惑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天地之道博也厚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成而育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

李反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瓊蟲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嶽並去聲卷平聲與布若反口昭昭猶耿耿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報汝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滅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於音鳥乎音呼心計則領繼天之命蓋
於歎辭穆河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曰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紛不已
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
道九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爾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峻高天也此言道之優優大哉禮
經於至大而無外也
儀三百威儀三千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開卷

道之入於至
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絳結上
兩節

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
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尊者恭敬率持之意德性者吾所究於天
之正理道由也溫猶學溫之謂故學之
夫德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
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也二者簡德致道之大端也不
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涖涖
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處事則不使
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却其所未知節文
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本上
聲入
聲入
聲入
聲入
聲入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
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
學者宜盡心焉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典謂與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運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定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禮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古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微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之禮舉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任尊位也故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贊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和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諸地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始也百世以俟聖人質諸而不改所謂聖人俟起不廢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

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發○詩周甄振鷺之篇州取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外之運譬水止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

與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代明所以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河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知去聲。齊謂皆反。別微列反。聰明睿知乃仁義禮知之德。文章也。理溥博淵泉而厚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時出之清博周備而廣潤也淵泉靜深而有

中而以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言現

言其充積極其誠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口舟車所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天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

反口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

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

之人論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推聖人之德

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

之道全體無一毫人說之為以難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用所謂立之也其於

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然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

忠信

忠信

肫

肫

之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聖知之如去聲口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絀口也反惡去聲闇於

鏡

成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

戶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

立

心也詩曰周廟頌人鄰之半皆什衣錦榮衣

立

心如此尚絀然未歸故有日章之實

之

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思於外而無實以

顯

之於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

顯

於此也風之自著於外者本乎內也微之

顯

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

顯

成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

顯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

顯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也詩大雅抑

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

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從敬信則其為己之功

益加審矣故下文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口詩商頌烈祖之篇委進也

承上文而述及其功言進而盛格於神明之

德極其誠敬無有言辭而人自化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商頌烈文之篇不顯故見二十六章此借

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著

矣屬厚也恭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

平乃聖人至德洞徹自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

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輿由百二音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

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臭也

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

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委民之詩所言德

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

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存物最為後

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替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卷終

中庸或問

朱氏

或問各章之義程子專以不備為言呂氏專
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
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
矣今以其說推之無不備不倚云者程子所謂
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
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
其中之體也蓋不備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
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
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
不備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
及之義而各有所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
無過不及之可言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
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
能偏倚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
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
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知則中在其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替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卷終

中庸或問

朱氏

或問各章之義程子專以不備爲言呂氏專
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
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
矣今以其說推之無不備不倚云者程子所
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
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
其中之體也蓋不備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
不偏不倚之名於中也故於未發行而不先
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
不備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
及之義而各有所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
無過不及之可言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
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
能偏倚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
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
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知則中在其



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曰氏亦云當其
未發此心至虛無所輪倚故謂之中以此心
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仁義
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
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
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
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可
則必至於無所歸其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
於今之無所歸其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
衆樂也况中庸之云與高明爲對而下與
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譟以
以見夫雖細微而不致忽則其名爲之義以
不易而爲言者又豈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
則所謂平常者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
然也所謂平常者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
與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
於合濟之謂哉

用之南維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
其變無常亦無道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
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
名篇乃不以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至其
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意焉則此之中其
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此之中其
所談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
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
自相發明者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
自相發明者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
者程子以爲欲見己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
於功名言之而爲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
以爲人焉及物之事而涉獵者未及乎此則
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
成物此物可失以不能知所先使成已而遠
設心積愛而公視彼私求久知以濟一己之



私而愛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身
怨慕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
以窮大本使入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此中
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
有所攝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
爲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何也曰此完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
皆出乎天而言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
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
蓋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
予之性所以與萬物而不同者非己者命也
必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成類
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
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

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
嘗不一在人而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
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
有缺憾乎之所謂性也蓋天命之謂性仁義
禮智而巳常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
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
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
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
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
理之不具有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
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
假人爲而無所不同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
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
覺運動於粹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
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豈不
之無本唯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

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其易而此世
儒之訓詰詞章管商之雜謀功利老佛之清
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故之支離偏曲皆非所
以爲教矣由是以衆因其所固有之不可味
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
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難行之力則夫天
命之性半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
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廢立矣。曰半性修道
之說不同與爲是耶白執子之論半性正說
私意人欲本明之處指其自自然然發見有條
者而言以見道之原以得各非指修爲而言
也呂氏及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
其指密但謂人難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
形體又焉私意小知所掩故與天地不相似
而妄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
後爲建則所謂道者又在箇爲之發而又由
教以得之非後于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
然發見之慮矣

我揚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
病也至於修造則程子養之以獨體而朱黃
之云却似未合于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
謂備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
者爲釋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
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
禮建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實
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
半性而行雖已中節而不中不能無違之天
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違但欲違之天
下傳之喪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爲
太繁彼而失本文之意耳故本又以時位不
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揚氏所論王氏
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
天使我何者是猶曰上帝降喪云爾豈真以
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上帝降喪云爾豈真以
則程子亦云而揚氏又自言之蓋無怪於理
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然



程亦說然意有不平而又為至公之累矣且
以率性以道為性命之理文意亦不若揚氏
若游氏以道為性命之理文意亦不若揚氏
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揚侯四子
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季所政言也但以程子
之言論之則於呂游揚侯四子之說孰優
疑悟之言厚謂不為深潛緜密於游稱其
侯生之言但可謂覺今且覺其言究
其意而以此性與道之別其高下淺深亦可見
矣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聞說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
敬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
不可離而君子必未謹恐慢乎其不察不
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
當無道史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

然之體也又言其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
必慎其獨者則其事之微無不顧者又有其
已獨知之則其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
然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
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
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
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其不各
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
之所共由克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近
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
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
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
所寓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
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
由以用之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
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聞
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



人之形而其遠哉是以君子戒
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于其耳之所不
聞及其有須臾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
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德而曰不見之私而
之於事也曰於聲視於無形蓋不待
其言於已矣於聲則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此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
之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不見而已所獨見道
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
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敏又如日月
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
他人之知矣又況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
見於聲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旋為之實必
有暴者而不可掩者又止於念慮之差而
此心官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致不致其

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
純乎義理之發而下學之功盡善全笑而無
須臾之間矣二首須皆反躬為己於此者
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
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
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
以戒謹不睹恐懼無間即為謹獨之意子
言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
言道不可離則無道而不在矣而又言莫
見于隱莫顯于微則無道而不在矣而又言
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無間則無道而
不謹矣又曰謹獨則其同者尤在於獨
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者尤在於
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復耶且此書卒章
但諸家皆不愧至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
謹獨是持養氣之說而當時聽者有未察
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



耳曰子又安知不暗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聞者已之所不聞也故無所不用其誠而不言君子以至於此也獨者人所不聞者已之所不聞也故無所不用其誠而不言君子以至於此也

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乃欲使人或謂非欲使人虛空其心之私得於此以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德也



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
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假謂道無不在難
欲離之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則有不可勝言
亦無遠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則有不可勝言
有二本于之所謂夫而已也。曰呂氏之書今
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
之序者于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
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用思
嘗聞之劉李二先生其後所傳者呂氏大學講
堂之初本也及本者其後所傳者呂氏大學講
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弟幾
更其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
行而不及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每聖語
亦與此合蓋幾聖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侯
程門解至聖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侯
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可
應私見口舌浮紳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

考之則二書詳畧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
表裏如人之形貌昔雖今春而其人哉又况
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
敗木膠前之詳而有意於尋其詞雖約而
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
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
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
不無破缺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
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同而可知矣
或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物育焉何也
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尊焉萬物育焉何也
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
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
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
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
發而皆得其中無所偏倚故謂之和謂之中
者所以統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





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
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
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
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動所以存
所以則天理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
所以自其不若不聞之前而所以成謹恐懼
君子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儀備而守之
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所以立
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無一毫之差
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為有以致其和而達
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
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
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
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克

夾
居
書
讀
之
法

戶
室

然無間曠然交遍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
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原神之能事學問之
極功本非始學所當識者然也故此行
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
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
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
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曰天地合萬物皆以理言乎獨
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聖賢求皆所以窮乎獨
和者多矣天地之在萬物之世所以窮乎獨
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觀
施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釁若此者豈
不以人消物盡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釁若
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証哉今以事
言者因不和為是事而後有是事也但其言
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後有是事也但其言

之不備有以塔彼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
之在漢中之為虛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有
理之時無聖賢生於其世而何邪曰善惡咸
和者乃不能有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逆而在
風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逆而在
下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
則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
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
不害為不窮其間一家之禍實事可也雖然此
和以屬焉而不可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雖然此
有能致中和者亦未嘗有能致中和者
不本於中而不足為破碎之基邪曰世固未
其亦未嘗有天地不位而萬物不興者也特
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其所以然也
言則曰中者知也中者知也中者知也

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
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也者心也此言
周子之學所謂中者涵泳而別之見其並行不
相悖焉者其可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
文辭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
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嘗
向非呂氏問之審其言而後知之中又此書
則聖賢之言固未嘗有未竟者乎以此又
虛心之意以審其言而後知之中又此書
為定也其說中字因通不及而立名又似併
指時中之義謂之無所倚則可謂之無過
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
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
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





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
 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
 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呂說焉然者
 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夫不曰呂說焉然者
 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亦當詳
 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曰然則
 莫不以未發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
 老雜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有已發之時不
 純一無爲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之
 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欲夫心皆已發之一
 言而赤子之心止云固以聖人之爲心爲異
 曰程子明鏡止水之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放
 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乎曰聖
 人之用亦非獨論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
 曰鏡

程子尚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每多失
 本旨若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之說衆之
 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喜怒哀樂之偏
 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
 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情
 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連發耳目之
 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度以
 動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
 時但有物則可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
 靜中可有物則可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
 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無陽也所謂可而
 便以復之一靜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
 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者則語難要切而其文愈亦不能無斷續之
 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
 答勸字靜字之問答孰何以用功之問答思
 處不定之間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
 則皆輸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

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
 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
 如木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喜怒哀
 有欲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喜怒哀樂
 咸而巳未有如欲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
 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
 有求之之心則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
 中之欲從而執之則其為發固已不得而見
 自然之機平且夫未發已發固已不得而見
 無所事於彼及其當發則未發固已不得而見
 成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固
 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
 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不紊引經而中
 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識之以為不識大本
 不信哉揚氏所謂未發之時以私焉則發必
 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

人之制祭服而設蔬饌樂曰欲其不得
 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其足以
 其聰明使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
 爲行戒尊之有禁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爲
 而逐逐如管則其意交於鬼神儀節皆不
 所求遂如管則其意交於鬼神儀節皆不
 將何以致其誠也至其答過而不當之
 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當之
 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之多
 著難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條最之多
 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以非條最之多
 誤人耳然猶幸其間雖有連引復得爲可
 以別其偽獨徵言之渾渾然不復得爲可
 管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變如引爨空
 確及心焉甚於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
 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
 其不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



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體所謂中其
 體之固自若然推與程子所云言正謂
 在其中者相發然處見得未發之理發
 喜怒哀樂已發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
 此一事一物之中非渾然在中也若楊
 時中之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
 云中之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
 明之則足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
 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心之外示如大抵
 云為皆不使於木石而心之外示如大
 言多難於老佛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
 中否不當論其有無此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引夫子之言
 而子孫之言可以此祖考之名曰古者
 冠則字而孫其於祖考之名曰古者
 冠則字而孫其於祖考之名曰古者

禮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義禮饋食之
 祝詞曰適爾室祖伯某父乃直以字稱而
 之况孔子稱謂之何哉若曰子則又當
 人相乎之通號也禮若曰子則又當
 君子所以通號也禮若曰子則又當
 中痛者無不通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
 之正也惟君子為能知其時而戒乎此
 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戒乎此
 知有此其當然故能隨時而戒乎此
 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庸程子
 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
 中庸而不自如其為非乃敢自以為
 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林宗
 則其所謂中庸是乃通考之則恐未
 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



可若動氏諸者不乃之矣有章文謂子之同鮮
 辨足所期則察論所然以之斷不先有文
 則得履謂月有于語沈况各而應取意此
 庶中無民之以此解蓋亦其以歸置而安
 幾耳則非不章切然程能有一其讀而著
 手動者中識而中呂氏所差之章之
 足則故省者所謂單而自絕夫全篇之
 履其鮮財能固守之病讀氣弱昔
 昔有又若識有則中矣如曰
 自然益詳中則矣如曰
 之甚矣則矣如曰

所義言之然德或存曲非之不平上當且一
 謂不之未此而問目畫亦本解解文當
 矣當乃盛章以民氏其為為下兩方略
 者達可及夫承文能情而意然擇正而
 又已彼而能章小期以警以疏必能
 之經此父也人月為不子發決也
 辭也耳兩掌自能擇中而泛論不
 程且論各是發中虛者
 子語無能守明一
 釋之能守明一
 以爲守明一
 而一者論不



考及代
考及代
考及代
考及代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
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智愚之過不及
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賢不肖之過不及者
皆深微語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
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變淺不能知君子之
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之過乎
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
欺俗能行君子之不能行君子之過乎者也
中者平有賤不能行君子之過乎者也
而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謂中者所以知也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求所以知也
天命人心之正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外
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外
如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食也鮮能
知味也如味之正則必嘗之而不厭食也鮮能

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曰此亦承上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
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智愚之過不及
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賢不肖之過不及者
皆深微語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
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變淺不能知君子之
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之過乎
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
欺俗能行君子之不能行君子之過乎者也
中者平有賤不能行君子之過乎者也
而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謂中者所以知也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求所以知也
天命人心之正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外
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外
如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食也鮮能
知味也如味之正則必嘗之而不厭食也鮮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
其所以為知也然曰諸葛如非論子所
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以至而
據而守之則率服膺而不敢失也而
則既竭吾才而不欲與人較也而
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
數言者乃為親切實而足見其深也
密之意者所宜切實而足見其深也
人之擇一則二矣其亦未安耳但求聖
可擇一則二矣其亦未安耳但求聖
或問中庸不可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
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
亦智仁勇之屬而中庸之尤難也蓋三
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必
末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難知

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
私意有所未盡則舉欲擇而守之而
其所以難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
問忽已離若甚易而不實矣游氏以舜為
克己最難言其言深矣游氏以舜為
無為而天下固然有能斯有為之者其
遠矣循天氏亦謂有能斯有為之者其
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
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
也此公學於習氏之門發其高弟而其言
或問此其不可曉也已強何也曰亦承上章
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法不能而
強者又非世俗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
勝人之名也凡人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
立而無依則必至於貧賤或不能處
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
能不改其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處

長義

之故此四者汝于勝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
 不強而中者也于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
 其強而中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
 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曰本無所依又何疑
 於所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
 盛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
 而無所倚則其類傾而無所倚者幾希矣此
 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
 也曰諸葛如向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倚為
 據梁之竭以南方之強為據故之強與類子
 者為木然耳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此方之強
 或問十一章素簡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
 為係因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
 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隱世不見知之語反
 索之似亦有義但素字之義於後章素其位之
 索不處類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爾漢書藝文

志劉歆論神仙來流引此而以素為素縹氏
 又釋之以為求素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近
 是蓋當時所傳本簡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
 耳游氏所謂隱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
 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嚴
 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
 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
 之極其迷而不信之則天下之大非獨理人有
 所不知不能他天能生覆也然非獨理人有
 形載而不能生覆也然非獨理人有
 著信凶與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
 聖人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
 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
 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



天下莫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其所
 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其所
 在天下則不若于此而又不非觀聽之至極矣然
 所以為不足費而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
 豈非天無所不在也豈非道之大不可言也豈非
 之於此則其所以成道之大不可言也豈非道之
 易言乾坤而重成恒詩首闕雖而或注洪者
 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憂慮之終既已
 夫之及曰君子之道遠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與則
 析其所不知夫婚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實則又
 諸家皆以夫婚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實則又

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恆者為道之
 其於文義則夫婚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
 能為而不失其理則夫婚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
 地而欲亦謂之隱明也夫婚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
 以其辨言部精陳之可矣耳故得參焉而
 常然具于其中若於外則何疑耶。曰然則
 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曰然則
 用程子所謂處隱之云又何疑耶。曰然則
 必有事焉而物正心之意則活潑潑者何
 在上則為之行而足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
 之曜而出于焉者此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亦夫器之所為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知不能者亦此也其所為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問者不可謂著矣子思此指而見之於下
 者於此而子思此指而見之於下
 而無礙而程子以為子思此指而見之於下



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其
 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之間然其在
 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
 見諸日用之實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
 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
 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
 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待而全體呈
 衆節而觀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
 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
 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孟子之意而已也
 此一語雖二事非但知其然其實則必有
 之則也書其意善用者力者荷能於此起
 會則通體之妙已顯如矣何待下句而後
 暴言更以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故
 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故此念

必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
 者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世俗之常談
 釋氏董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
 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天道而所形客
 與彼異然為出於吾之天賦而不可亂也
 無不在然為出於吾之天賦而不可亂也
 若君臣父父子孫之所與則可以止其所
 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
 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說而天理在焉釋氏
 專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以下
 庸又謂費明常道隱則至道恐未安謝氏
 既曰非是極其上而論中以下論
 而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此為借二物以明
 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此為借二物以明
 為形其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此為借二物以明



高得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謂
 其說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可不明也
 必矣唯其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可不明也
 引聖而不可知者正謂人所不能者亦不
 非此之不可知也其又謂人所不能者亦不
 足深論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以爲政人治人爲以彼
 人之道運治彼人之道實之則無乃流於息
 行之論乎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息
 曰上章因言人之道夫不能而天地猶有能
 也聖人之所不知夫不能而天地猶有能
 道也然自人而信則夫不能而天地猶有能
 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是以
 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也至於
 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其求之當有漸也至於
 之不可離者及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

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
 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之
 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地
 之非本文之說而然程子之意亦多如良
 之耳游氏之說自出爲道之費則長知良
 良能之所謂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不知
 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不知
 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
 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謂天地明察於
 此文意兩皆夫之至所以聖人皆達之
 則此生邪道荒廢之謂尤非所以爲聖人
 傷氏以邪而化之非智力所不能易其節
 不能以邪而化之非智力所不能易其節
 之不可邪而化之非智力所不能易其節
 既有所不能而人所以有德於天地而
 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
 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細文之正
 也大概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而不知不



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意
 又引論語以釋達道不遠之意
 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
 之為忠恕其知達之深知言之以為忠恕能則然
 實與非其知達之深知言之以為忠恕能則然
 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能則然
 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推已乃忠恕能則然
 捨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相以發明之
 學者蓋其於言也錄其可名之相以發明之
 而不害其為同也錄其可名之相以發明之
 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夫自可見矣達道不遠
 如齊師遠殺七里之遠非肯而去之謂也
 因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
 殺而強為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遠殺七里而
 殺人不知則非昔已在此而今始去之也

自翹升高自早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
 人遠欲盡道以責於人者將見其失先所不
 而道之無窮則必非一人之日之所弟友之
 是亦兩夫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
 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貴乎子之
 能如也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如此者則未
 乎已也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如此者則未
 之求已也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如此者則未
 未求已也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如此者則未
 也求已也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如此者則未
 之求已也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如此者則未
 剛其於此矣今或於文其有而所以自修之
 亦向所當哉。曰則於文其有而所以自修之



曰自此而去以至於寂滅七里耳孟子所謂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
本禽獸而今始遠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
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而能也
根於本心而見諸行事不倚賴而能也然
書已之心而不推以及人可資得其當然
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速而愈不近
此所以自是忠恕而性以至於道獨為不
其曰違者非肯而去之謂也程子又謂事
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
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相離程子所謂
究其一箇除不得與謝氏以爲猶形影者
昆矣今折爲二事而兩用以爲猶形影者
之忠無忘之起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
子悅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
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之發也張子

中庸

說音深符之但虛者仁之質也然則
之本若木管耳呂氏說本大本不虛
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
執之柯而不在此所遠也若夫執柯者必
視之柯而猶以爲遠也若夫執柯者必
於是盡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
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
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聖視之勞而所以
之不自欺也忠於人則其所愛人以及
其誠心以與人於事則其交友皆
於我而得之矣至於心而事則其交友皆
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心而事則其交友皆
治已之道亦不違衆心而事則其交友皆
皆衆人之所求而違衆心而事則其交友皆
亦不能如其道之難用其大天下良能其小



天下莫能破者蓋其所以盡事觀之道必至于
 常道之云爾康子其無病矣耳其曰所謂語
 之謂也謂其文意也謂其意也謂其所以論語
 不亦曰天地之化生不窮特以氣機
 則有似於天地之化生也天地變化草木
 有似於天地之化生也天地變化草木
 欲而實有恆心也謂其推明其說乃謂
 天地之有不恆心也謂其推明其說乃謂
 不蓋若以高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
 氣因人之不起而實有恆心也謂其推明其說乃謂
 地因人之不起而實有恆心也謂其推明其說乃謂
 者反救其所為以自起而自起之心則矣為天地

說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
 而猶未達也至於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
 二而途於道故戒人以道觀之猶以為道則其
 伐柯則與柯二故戒人以道觀之猶以為道則其
 遠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
 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道
 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
 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
 之門而聖人之教以此為道者又曰自道言之
 有不可為自安仁言之則既起者莫近焉則
 則不可為自安仁言之則既起者莫近焉則
 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後為是說以救之然
 怒亦牙扇而無所合是皆流於具端之說不
 但毫釐之說而巳也侯氏因彙其端之說不
 子樂道之說而巳也侯氏因彙其端之說不
 味蓋之說而巳也侯氏因彙其端之說不



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界有不得其法而揮焉之

或曰此君子以一事所謂克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氏之言於是乎驗矣夫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純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能惟而存仁得夫窮理好學之說尤善但游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則本心之意初未及此而說通得禽亦非行發德侖之謂也侯氏所斷常態然談自得之說其當近尹錦者矣以吾言傳者其說而首意平則如此類者矣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罕有未善若曰漢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其實而足以壞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首章二句承上章而言

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退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於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美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句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氣吸者為鬼耳目之精明者為鬼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性來皆在其中矣蓋陽氣為神陰氣為鬼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鬼氣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氣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且以明此而書所謂但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書所謂但落之則來者方仲而為神者既屈而為鬼蓋



此類也夫曰子之所謂只好為體聽者其謂
下之物矣非是神之所謂也故鬼神為物之
體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先其氣先乎物而
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氣先乎物而
有以附而後生焉真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七十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
矣揚氏所辨孔子之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
謂非常理者盡之而後氏所推以謂舜得其所
常而孔子不齊則亦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氏
壽夭之論孔子之意更援老聃之言以為
顏子雖夭而孔子之意更援老聃之言以為
儒之所謂宜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
若曰天命之性則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
非謂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泯而
有存者則造物而不化之意猶有存於冥漠

二氣之外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
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
之如謝氏所謂微題目入思議者則度乎有
以識之矣曰語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
說尤為詳備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
形滿反原之意歸中所謂不必以說而程子
歎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
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濬揚
之說昔有不可曉者惟恐萬物而無不在一
歸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
實乎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
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神也
盛知下德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
則是以文為鬼神之物而別為鬼神之神以
非誠自為一物而他為二物而以經文事理
氏乃析鬼神與他物而為二物而以經文事
言之乍讀如何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





之問尤非所以語類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
 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因已培
 則天之所以為我者也至於神也位也壽也
 則天之所以常以培乎孔子者而不能及爾是亦
 之數是以常者何暇復為異說以沮之哉
 所謂不得其常者何暇復為異說以沮之哉
 或謂十有八九章之說曰呂氏揚氏之說於
 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同者請者詳
 之可也詩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
 王之德深矣有禮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
 已有所說矣如稽呂稽之耶世讀為部今從
 本字何也曰稽之為言明也以稽而改之然
 明也其謂為耶先備以為言明也以其南而
 禮也亦有作耶字者則復借而通用耳曰其
 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
 假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使國之神位也

六經

孫氏

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
 孫氏以為外為都宮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
 大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居之北昭三世之君
 居之昭二世之廟居之南昭四世之君居之昭
 世之昭居之南昭四世之君居之昭三世之君
 居之昭居之南昭四世之君居之昭三世之君
 宇四廟為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
 六世之後每易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
 視盡則遷其主于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
 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而為象等之
 位群昭之入乎此若皆於南嚮下而南面
 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嚮者取其深遠
 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
 裕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為穆
 後二世之主既禘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之

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
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
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
體末有考焉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時
設位於祖之西稱之左無穆而特設位於前
曰東也與曰西稱之右無穆而特設位於前
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廢而悉去之也
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
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
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族三昭三穆與
親廟四而七者諸儒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
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
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運次宜亦
與諸侯之廟無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
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述居耶
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

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嘗為
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穆
則四世穆昭之北廟六世穆昭之南廟矣三
世穆則五世穆昭之北廟七世穆昭之南廟
此所以始必以班尸必以穆考成子孫之列亦
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子孫之列亦
為昭考則自其始附而巳然而春秋傳以管
蔡昭霍為文之昭孫晉應轉為武之穆則昭
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之
紛紛或曰廟之始立當以左昭而右穆四
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昭而右穆而
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
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
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可以昭
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昭官則昭常在左穆
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
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序



非晉 語

文王居穆之南廟... 則組繡... 王祧文王... 武王遷而... 而祧者... 而謂之... 廟矣... 功當宗... 是康王... 穆之... 祀高廟... 祀昭之上... 意其或... 然也曰... 祖功宗... 德之... 視尚矣... 而程子

非晉 語

獨以爲... 祭之也... 室見於... 下後世... 且惟子... 若當爲... 其終身... 昭穆之... 最其一... 以兩而... 俾親從... 俎之... 宜寢室... 之合然... 後可名... 於官則... 其制有... 不得



而後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
 官而死者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者
 之心者是以不得異廟而祭也曰然則後世公
 之廟皆為同室異室而以西為生者何也曰
 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各為一處雖街其都
 諸家之廟皆自營之不得如古然猶不失其
 之別昭穆之位不後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
 一廟之尊也至於用祭如為廟之變而求別
 為物損之私通詔藏主於先烈皇后更求別
 室而其臣可不敬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祭而先王宗廟之始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祭而先王宗廟之始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祭而先王宗廟之始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祭而先王宗廟之始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祭而先王宗廟之始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祭而先王宗廟之始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祭而先王宗廟之始有始盡矣及近世諸

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者在
 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巳者於是厚前之儀不
 得虛始也然亦至于我朝而後其官制殿前
 儀始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初禮之變
 不惟窮將殿士有不徒聞而自南渡之後故
 都淪及雅宜卑創無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
 禮官博士老師宿儒古之人乃能知其原者幸
 或或於前代則徒知禮學之風命與臣子之
 於之然於前代則徒知禮學之風命與臣子之
 孫通之舞禮而終孝明之風命與臣子之
 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使知
 論其成異端尙流俗之為陋而不本其事
 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仲於隆廟者是以致知
 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宋文憲則未見其
 有祀焉若曰未及管未故不得嘗則後日之
 象史筆若即前日承詔計論之臣也所宜
 探遺古物皆總必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



論語集注卷之九

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
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當其傳耶嗚呼惜哉
然陸氏所定昭穆之大夫又與前說不同而張
說之說處幾近之隨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
氏也曰謂虛之為果贏他無所考且於上下
文義亦不甚通惟尤氏之說乃與地道較
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曰沈說因為
善矣然夏小正月亥雖入于推為極而其
傳曰暨者滿也則似亦以滿為變化之
意而書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復書之
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
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夫非孔
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為變為虛則
不獨二物而一名若以齊魯為變化則又不
必歸為果贏矣况此等瑣碎証非大義所繫
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

之不同而辨之耶曰道遠雖處有三知三行
性則同也生而知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
此無所不知也安而行之者安於義理不待
於此無所不知也安而行之者安於義理不
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不待習而
知則學以知其利而必行之道有未安而不
行也此得清之利而必行之道有未安而不
勉也此得清之利而必行之道有未安而不
未強而勉強而行之者此則昏蔽未開而後
力強而勉強而行之者此則昏蔽未開而後
仁父而後勉強而行之者此則昏蔽未開而後
乘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善而己故及其
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至無少異焉其
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熈侯氏皆以生知
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



之然終不免於迂而難通也昔記者之謂
不可曉也。試則言有物而不壞矣。事有實而
不立也。行有節而不可奪矣。此皆所謂
神也。惟游氏誠定之云。得矣。道有本而
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善者下位不
入神。為身之則。所謂明善誠身也。曰。在
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與不可
信乎友。而己蓋不見信於友。不可與
譽不聞。故也。不見信於友。則志行不
便。能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
欲顯乎親。而己蓋不見信於友。不可與
親。顯乎親。而己蓋不見信於友。不可與
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試乎
不可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試乎
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試乎

之然終不免於迂而難通也昔記者之謂
不可曉也。試則言有物而不壞矣。事有實而
不立也。行有節而不可奪矣。此皆所謂
神也。惟游氏誠定之云。得矣。道有本而
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善者下位不
入神。為身之則。所謂明善誠身也。曰。在
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與不可
信乎友。而己蓋不見信於友。不可與
譽不聞。故也。不見信於友。則志行不
便。能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
欲顯乎親。而己蓋不見信於友。不可與
親。顯乎親。而己蓋不見信於友。不可與
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試乎
不可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試乎
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試乎



吳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
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停天下之神洪
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所以正
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
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
亦莫非天理之實但私欲之熾口鼻耳目
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之熾所以為仁者有不
尚應之發而後容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
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食味雜之則所以為
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難於
為善而實外隱顯常人不覺於心二致其
非為然則而卒嗜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
推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明然天理初無
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
表裏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事之不
義其為德也固與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不
道而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不
滿此其所以不能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

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
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有以
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善以
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
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主惡之心固已篤矣
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
間亦必戒謹恐懼於外而無所廢於中自將
消靡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而吾之德則大
患於小人陰惡勝善而以誠於中者日之
學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
為善也誠虛矣自其天理之私分觀之則其
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誠耳誠也適所以
天理其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
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
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



夫而與不同無以異矣故其間之不可以不
 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則疑之說也疑之說外者
 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然外者
 也若專竹鹿而不及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
 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察以
 精之然後心與理差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
 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故太深
 正不止則又過苦而能非獨為反之善也故
 其思也又必貴於能雖非獨為反之善也故
 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
 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為
 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巳矣天命云者
 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
 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
 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誠恐懼而謹其獨
 之存亡而不可掩者此理之實也。誠恐懼而
 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天地位萬物有則
 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有則所以極

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
 而誠誠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
 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從
 有以歸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
 復之有發其端而可以盡其辨則精而不雜
 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則明則斷
 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成而可以見於行之
 為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成其
 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齊也。曰呂氏之
 說之詳不亦容乎曰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
 深考之則亦未免有約蓋君子之於天下
 必欲無一理之不遍無一事之不能故不
 以不學而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
 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始從事於博以
 為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
 問而其問也或相略而不能審則其疑不能盡

卷之七
 學問
 論學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極超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阿諛明之說曰程子諸前輩者所傳錄
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觀切惟先明諸
心一係以知語明以行語試爲得其測乃願
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之筆也亦可以見
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外
爲學之兩塗而不能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
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曰得之然未究其
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
不能無誤呂氏姓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亦
臣爾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
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
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易而不易爲
易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
處則遠矣
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

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通可而
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
平流動充滿夫豈無實理而體道也豈能魚
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
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神之不可捨則又其
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
之不見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
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明於下實者
天之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於正
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
無妄之極動也率章尚綱之云又本其落實
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澹然克己之功不愧
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
實乎此之存也時弊有爭費也百辟刑之化
仇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本然欲
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解也其論贊天
 地之化育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
 有可從者蓋言窮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
 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
 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
 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
 故凡天下之事雖若為之所為而實理所以為
 之者莫非天地之心所謂其所以為者乃此
 理而無人之欲之私所以為之也又聖人統於
 乃以此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育不為其
 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以為之則天地之所為
 及者其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不
 一理之意多而致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
 得不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
 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

不備而識者亦莫之有也至於窮理至命盡
 人之盡物之施則作欲之初亦未嘗無此也蓋以
 此而推之則其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
 富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統緒遠
 近深淺先後又不容悉舉則當如張子之言
 也曰游於說皆善而品尤唯實揚氏萬物皆
 謂云者又前章格物誠中之意然於此論之
 或問致由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質之異自
 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夜捉聖人為能舉其全體
 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
 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此也若其
 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
 偏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
 者同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全體而復其初即
 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



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謂不詳且
以由基之始為說故有疑於專者推致其氣
又以此形為參前倚隨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
以焉已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
之略而失之矣至於明辨變化之說則亦無
以易矣若云子之說以明為兼強顯為使義
變為通變化為滯則皆以其違乎內者言
之夫其言矣蓋德之存由中造外乃理之
自然如一事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
有夫亦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道乎
內之海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
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揚氏既
以先彈溪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教
又曰化非學問之明既以誠鳴子和為動矣而
化之謂本化此其上下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
辨之謂本化之外別生他物不誠一節且於明

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
亦不可不辨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
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合
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
用便近二之論蓋因其端之說如蜀山人道
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
多非以之知也至誠前知者乃真可貴而賢
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許不僥不信而
嘗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規意想測度之
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
乃與下文相應無所當且又老莊論之其
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
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



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
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
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
不誠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而
無不誠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
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一實而
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其心
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
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
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
者然也特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
未見於間斷則自其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
有間斷之後以至於未相接之前凡所謂自
其間斷之後以至於未相接之前凡所謂自
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
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
三月之後未見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

卒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
實而去此之後未見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
即其物之終始也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
也以其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
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
其理而徒有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
乃有是物也程子所謂微頭微尾者蓋如其
物之實者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
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
知其人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性至
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
不足以及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
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真
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之
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
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
物之終始宜以天行二字為綱蓋本於易說



則有始天行也此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
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無物亦未安謂其
有物蓋不待形而有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
報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
功與蓋亦報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
實之理喻夫報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
親切矣按四時之運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
或問楊無息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
如不應則文以下容不地位然後爲無息邪
氏又以得二形容不地位然後爲無息邪
字雖密而意則殊矣呂氏所謂不己之類
已其意雖無與而語亦有病蓋天過而
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
不可得今曰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
積天之日昭昭以至明聖人之自德則是有
其意而天下化之在已所積而成者乃其
氣象功成之謂也非謂在已所積而成者乃其
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所積而成者乃其
也故專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積而成者乃其
至於謂哉由不己然後地於道是因其息然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
道曰天地之德無二致焉爾方論聖人之事而
更端耳至謂天之道可一爲而盡未覺其無
文者原於不己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夫大抵聖
賢之言內外不相容乎此而欲推其外者皆欲
世諸儒乃成不己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夫大抵聖
而納之於內於其化此章之傳原高明蓋不
若致曲之明動變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不
勝其繁碎字擊而於其化此章之傳原高明蓋不

心以至於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
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
其象功成之謂也非謂在已所積而成者乃其
氣象功成之謂也非謂在已所積而成者乃其
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所積而成者乃其
也故專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積而成者乃其
至於謂哉由不己然後地於道是因其息然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
道曰天地之德無二致焉爾方論聖人之事而
更端耳至謂天之道可一爲而盡未覺其無
文者原於不己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夫大抵聖
賢之言內外不相容乎此而欲推其外者皆欲
世諸儒乃成不己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夫大抵聖
而納之於內於其化此章之傳原高明蓋不
若致曲之明動變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不
勝其繁碎字擊而於其化此章之傳原高明蓋不



不可以不察也
 或謂二十七章之說曰程晉備失張子所論
 運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
 然須更以游揚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爾游
 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
 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無形去指為極高明
 之意又以其地德揚氏之說亦不可不究蓋
 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
 之節文必其人欲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
 乃以禮為德而欲無禮非道則格於儀章
 曰道非禮則為而無止禮非道則格於儀章
 以禮為德而無禮非道則格於儀章
 虛敬之末而有所待於道也其謂道者乃為
 取疑道而反有無所待於道也其謂道者乃為
 乎疑道而反有無所待於道也其謂道者乃為
 二句相對明其不
 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

知新法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
 崇禮也則諸說之所遺也夫禮之於人猶如
 意也禮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教也厚也道之
 大也禮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教也厚也道之
 小也禮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教也厚也道之
 於道之大小無所不備是德而疑是道也以其
 亂無所不宜風又一章之通言也
 行於天下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會是不
 之明室雖衰而人心猶未方彼此爭雄不能相
 侯雖有不臣之心然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
 天下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
 曰周之車執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
 古之有天下者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
 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共尚



其見於書傳者詳矣執者率之概也同人
尚與何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與之廣六尺
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內者相距必合乎此
一無有遠邁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
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遇不合乎此則
不惟有司得以制之而其行於道者自將備
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
同而春秋傳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其
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其
書形象也四國同軌各於四方而大行人之
又有冬史掌達書各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
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
以辨其末流而為其法也制有以同於天下
然秦滅六國而其法也制有以同於天下
周制始改爾執朝于思之職而聽然我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階說不同肆

子亦因鄭註然於下焉者則不為呂氏亦失之惜
為得之耳至於上句以推焉者以為位言者事得
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者復上矣何
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則不為復上矣何疑或
以王天下者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或
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或
曰此章文義多近以地言也故曰相易者其有
辨乎曰有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無形而
不特言與無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
難知故曰無疑謂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
至而難行與言而成謂道者人所共由
兼法與則而行之也法度人之所當守
廣被則謂率則人之所取也法度人之所當守
而安之也



也至其則也宋貢所以變已言說純化微或
使於大古而而述也也之亦以以問
夫昆至先其章而職以由之得不聖
子昆至先其章而職以由之得不聖
而草所以禪授故所以意於行可矣
得木各體國經野方設居者皆饒水
邦遂其野方設居者皆饒水
家也則亦何憐於是故

成則至聖至誠之說曰編氏以聰明睿知為
君則至聖至誠之說曰編氏以聰明睿知為
聰明睿知者生知禮義智而首出庶物之貴也
睿則別者仁義禮智之事也經綸以之為命
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為窮理以至於無
和立本之誠致無所繫下焉氏以上者無
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焉氏以上者無
所屬則為不誠者無所繫下焉氏以上者無
自聖者德用章其言善誠之道者得之其說
至問者其章之說曰承上二章既言聖人之
成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之求於高遠玄
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之求於高遠玄
妙之域輕自大而失之欲學先於其至道
者而求之以示德之方欲學先於其至道
乎內不求人知然德之方欲學先於其至道
中無聲臭之君子焉恭而誠下而自慊乎致



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德之教與夫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道而於此可見其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證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充尚綱之心以至於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於其學敬止之例也諸說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夫既失其章而此章承上之綱領而致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此章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之至不顯惟德顯前

三義而非言之又以使三條者亦通為建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為知心如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如履之驗而信為人敬信則建德者以心速諾天下為焉泰而天下平以德為綏之章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末當者然地然近世諸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其性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變性之法而不知其性也將氏所謂無聲無臭於中無交於物泊然不動也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直於物泊然不動也與神之言不夫足於人而直於物泊然不動也與神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竟章合之病其溢德彌知毛以下明其說與呂氏同揚氏如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深同而其取證又皆大違要當參取呂



戶

氏改本去其所謂免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
失編作之是昔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
謹則或乎其可耳以德輔如毛為有德而未
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從多時聞能以是
章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中庸或問

畢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